

乡村古韵

俞氏家庙： 一个家族的印记

蟹乡文苑

童年趣事之 白字“先生”

●马巧红

那是七十年代初,“教师园”宿舍是特别的热闹,我们这帮在父母面前毕恭毕敬的孩子,一离开父母视线,就调皮得很,也给彼此起了绰号,“冷饭店”是丁老师的大儿子,“麦人”是我二弟,大弟叫“青面”,我自然叫“女蛋”了。这些绰号都有着非同凡响的来历。

先说“冷饭店”吧,长得眉清目秀,有几分秀才相,他是我们中的老大,当时正读初一。有一天,他上了趟街,回来就跟我们讲起街上的新鲜事,说中街开了一家“冷饭店”,用的是玻璃门,小方桌排得整整齐齐,但不见筷子。大家都很纳闷,吃冷饭就不用筷子了?小时候我倒是用手抓吃过冷饭团的,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冷饭呢?我特地跑过去看个究竟,一看,当即笑倒,原来是一家新开的“冷饮店”,三个字明明白白写着。这“冷饭店”的绰号,就当之无愧了。

再说“青面”吧,长得胖乎乎的,本不高的鼻梁被苹果脸横拉着,翘起的嘴唇,好像他说的话都是十分正确,口气里问号一概都被他吞进了肚子,叹号则留着。大家经常相互交流自己“小人书”里的故事,那时他读小学三年级,讲到一个姑娘很美,老说她的脸长得很青。大家也听得很认真,反正就一起青吧,“冷饭店”实在忍不下去,就自言自语地:面青也会漂亮的啊?“噗哧”一声,大家都笑了。“青面”还翘起嘴巴说:“有什么好笑的呀,我拿来你们看嘛。”还真跑去拿了来,一看,大家都不认得,查了字典才知道是个“靛”字。

“麦人”就没话说了,那时太小,还未上学,不知从哪听来一个故事,就奶声奶气地转给我们分享。说是有个“麦人”,一阵风能把魔鬼吹成稻草人,然后把它烧死,用一把芦苇摇几下,就把那个被魔鬼弄死的姑娘救活了。麦人,麦人,麦了半天,我说:“是道人吧?”他忙点头,连说:“是是是,是稻人,稻人,我记错了,就记成麦人了。”

我的绰号也有来历。一回,我拿出一本电影连环画讲给他们听,叫《看不见的战线》,我讲书中的地下党准备让一个地下党员扮成一个资本家的女婿,我把这个“婿”读成了蛋,还特地解释说,女蛋就是女婿的意思。正好被我爸听见了,从此,也就有了“女蛋”这个美名了。

三门行

●沈吾泉

三门开启腾祥龙,海洋经济新潮涌。
开发三港铸航母,两力充沛三益丰。
科学发展凯歌奏,三宜新城必圆梦。

注:沈吾泉为省农办退休干部,今年曾随省委老干部局组织的考察团来我县考察,在考察过程中,有感而发,写出了这首讴歌三门变化的诗歌。诗中的两力、三益分别指的是活力、潜力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。



●陈建华

娄坑位于珠岙镇东北面,距县城西南 7.5 公里,全村 386 户,以俞姓为主。娄坑新屋旧宅杂陈,宁波至台州的古驿道则静静地穿村而过,似无惊人之处。可当我们把目光深入到白墙黑瓦的小巷深处,踏上鹅卵石镶嵌的古朴凝重的古驿道,拂去历史的尘埃,面对檐牙高挑的马头墙便会深深感到浓浓的历史文化积淀。

据《俞氏宗谱》记载:娄坑,原名嵎阳。明初始祖俞仲玉因避父孝孺祸,从宁海县学西迁居此地。历代人才辈出,名震朝纲,特别是明代,工部主事俞瑾、明弘治进士俞稳、临清参军俞、明万历举人俞贞、俞弘谷、俞渐、俞岍、俞焕、俞汲等登科入仕,名载史册,可称得上“名贤官宦,接踵代兴,后先辉映,三台人士多艳称之”。而教书育人,文风蔚然,耕读传世的家风绵绵不息明初,俞仲玉曾在亭峰仙照庵建造山书院,清晚期村里建有红杏书屋,村中也曾立有三牌坊,七旗杆,显赫一时。

娄坑村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人文积淀,造就了众多古迹:摩崖石刻、仙照庵、惠泉亭、大奎洞、飞来石、财神楼、留云庵、武圣庙、镜庙、陆司公庙、文昌阁、苍蒲塘等。这些古迹有的保存至今,有的为岁月湮没,只留下些许痕迹由后人凭吊。在现存古迹中,娄坑俞氏家庙最为醒目,它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被县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又于 2011 年 1 月 7 日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六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俞氏家庙坐西朝东,面朝娄坑溪,背倚贵人山,三面皆为民居簇拥,总占地面积 554 平方米。为传统木结构四合院式,沿中轴线自东向西依次为门厅、戏台、天井、正厅等建筑。门厅与正殿两侧分设两层厢房。洁白的粉墙,黝黑的青瓦,鳞次栉比的兽脊飞檐和翘角,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前五檐后四檐的九檐马头墙,气势恢宏,极为罕见。

门厅檐下桁,枋、雀替、挡板、垂柱、斗拱、牛腿等木雕精美,采取圆雕、浮雕、悬雕、透雕等多种雕刻技法,镂刻精细,刀法娴熟,虽油漆斑驳,而木质纹路清晰。特别是六扇浅浮雕彩绘门神的大门,庄严气派,虽历经百年风雨侵蚀,却仍栩栩如生。门神采用浅刻技艺,先在大门上雕刻出门神的轮廓线条,再运用勾线重彩技法描绘,造型逼真、神情庄严,反映了当时工匠高超的工艺绘画技巧,对研究古代工艺美术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
入门为戏台,巍峨的三间正殿正对着古戏

台,两侧为二层厢房。天井成方形,以鹅卵石镶嵌成各种图案,组成了别具一格的四合院建筑;走廊迂回,显得端庄肃穆,简朴庄重。正殿三开间,明间四柱七檩,五架抬梁带前后单步,次间六柱七檩,前檐柱为梭柱,建筑高大宽敞,结构古拙。20 根抱粗柱撑起的大殿,加上斗拱封顶足有 10 多米高,显得粗犷高大。大殿斜铺式石板、飞檐、斗拱、蝴蝶梁、柱顶檐、梁角柱等雕饰花样都带有鲜明的宋代建筑遗韵。

古戏台四柱为础,单檐歇山顶,飞檐角脊饰草纹,镂空雕件,显得古朴灵动,纤丽中见庄重。檐下桁枋精美彩绘,雕梁画栋,以回纹分隔人物、故事、图案组成画面,彩绘浑然一体,惟妙惟肖。藻井呈覆斗式,整个构件灵巧精致,富丽纤巧。梁枋雕刻团鹤图案,其纹理清晰,刀法精湛,是一组不可多得的木雕艺术品。伫立戏台前,眼前如有簇拥的人影,耳畔仿佛犹能听见当年的丝竹乐音和如雷的喝彩。

家庙内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碑刻和匾额等珍贵文物:《嵎阳俞氏祠堂记》碑刻,高 171 厘米,宽 71 厘米,厚 12.5 厘米,石料为粉红色蛇蟠石,明代著名思想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撰文,明进士高瑛书丹;《俞诚斋墓志铭》碑刻,高 192 厘米,宽 80 厘米,厚 18.5 厘米,太湖石,42 行,1300 字,篆额“明故南京鸿胪序班诚斋俞先生配童氏孺人墓志铭”,吏部尚书何宽撰文,应存卓篆额,章如铤书丹,万历四年十二月吉旦立;明清时期的匾额有“祖孙进士”、“兄弟元魁”、“登科”、“理家家名”、“追远堂”及“宴弘治琼林名著千秋光简策;施衡阳德政瑞徵百代振冠裳”、“两浙擅科名昆季联芳夸济美;五经垂世业祖孙绍述快重光”、“甲第著嵎阳世胄;文章逆缙里名家”等楹联。这些碑刻、匾额和楹联保存完好,无不诉说着娄坑俞氏厚重的历史、悠远的故事、昌盛的人文。

俞氏家庙始建于明弘治元年年,康熙丙寅年重建,清代多次修葺,2007 年 11 月拆除戏台及门楼,严格遵照“按照原样修复”的文物保护原则,进行重修,成了俞氏后裔祭祀祖先、休闲娱乐的场所。俞氏家庙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,由于经明、清时期多次修葺,在保持宋式建筑风格的基础上,也融进了明、清时期的一些建筑特色,为研究我国古建筑艺术、工艺美术、民俗民风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。

地名掌故

西吴

据传,明朝初年,有一吴姓人居住此地,因地处黄罗岭西部,故取名西吴。

清属宁海县西乡高视庄。民国属吴岙乡,1949 年解放初属高吴乡,1950 年属山岙乡。1955 年成立民主和团结 2 个初级社,1956 年各自转为高级社,属高视乡。1958 年底属高视管理区西吴连队。1962 年属山岙公司西吴大队。1983 年属山岙乡西吴村。1992 年 5 月,撤区扩镇并乡时,撤销山岙乡,属高视乡西吴村,一直沿用至今。

石龙涧

●郑士杰

西吴村外有一条山涧,叫石龙涧,终年流水不断。关于石龙涧的来历,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呢!

村里有一个石匠,姓丁,人称“丁石匠”。丁石匠不到五十,却技艺高超。一天早晨有雾,丁石匠上山打石头,抬眼望去,不远处,有一条小龙,一只母鸡,分立小路两旁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两块石头,一块石头酷似小龙,一块石头酷似母鸡,栩栩如生。小龙、母鸡相对而立,成为西吴一个景观。

西吴一带,下雨归烂稻秆龙管。烂稻秆龙,顾名思义,平时不大下雨,到收割庄稼时,下起雨来了,烂了稻秆。有一年,烂稻秆龙光吃俸禄,忘了下雨,田野禾苗渐渐枯黄。石小龙于心不忍,连下了三场大雨,水流成涧,人称“石龙涧”。秋天到了,稻谷登场,家家煮新米饭,供奉在小龙面前,过往神仙禀告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勃然大怒,下诏曰:“烂稻秆龙忘了下雨,纯属失误,调离西吴,异地作神。石小龙擅自下雨,犯了天条,当斩。”遂派天兵天将下凡捉拿石小龙。

石小龙托梦给丁石匠,如此这般,他可以变成小孩,作丁石匠儿子。

次日,丁石匠将石粉撒在门前,午时三刻,电光闪闪,雷声隆隆,降下一阵血雨,将石粉染红。丁石匠扫拢石粉,做成一个小男孩,放在蒸笼里蒸。小龙嘱咐丁石匠蒸七十四九天,丁石匠见儿心切,只蒸了四十八天,便揭开蒸笼盖,从蒸笼里跳出一个小孩,又白又胖,只是眼睛未开。小孩说:“爹爹,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丁石匠扯来一瓣茅秆叶,替小男孩割出两只眼睛,取名小龙。小龙见风就长,一下子长成小后生。

这一年,收成比往年好,村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。正当收割之时,稻穗却一夜间不知被什么啄去一半。小龙掐指一算,说:“是母鸡啄的,不杀死它,稻穗就要被她啄光。”丁石匠连夜为石小龙打了一把石大刀。

半夜,石小龙提着大刀,闯进母鸡住的石洞,母鸡举剑相迎。母鸡哪是小龙对手,只有招架之功,没有还手之力,被小龙一刀斩了,母鸡的血却溅了小龙一脸。

小龙回到家里,丁石匠替他打来一盆热水。据说,用冷水洗,脸上的血迹可以完全洗掉,不知怎地,用热水洗,血迹反倒洗不掉,从此小龙白脸变红脸。

人们为了纪念为民除害的石小龙,在石龙涧边建造了一座石龙庙,庙里塑着石小龙的雕像,眼睛是细的,脸膛是红的。